



畢倚虹著
黑暗上海

上海

第六集
上海畫報館出版
上海報館發行

上海畫報

本報爲畫報三日刊
 之鼻祖撰述者有寒
 雲林屋天笑紅蕉丹
 翁秋蟲漱大山房瘦
 鵲梅生吉誠炯炯諸
 君價道可見彩色道
 林紙精印定價外埠
 全年五元半年二元
 五角三分一個月一元二角
 五角五分一個月一元二角
 四角半本埠全年四元
 三角半本埠全年二元二角
 三個月一元一角
 個月四角
 總事務所上海同孚
 路大中里五百號
 訂閱諸君皆可按照
 所交報費之多寡取
 閣出版部各種書籍
 不取分文一舉兩得

民國十七年二月出版

黑暗上海第六集

定價大洋五角

著作者 畢 倚 虹

總發行 上海同孚路大中里五百號
 上海畫報出版部
 電話西三千八百三十五號

經售處 上海望平街七號
 上海畫報本埠發行所
 電話中七千七百六十九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書經中外各大律師保
 護版權幸勿翻印嘗試

外埠每冊郵費一分

黑暗上海第六集(回目)

第廿六回 一封書阿翁驚棒喝 三萬兩大婦嫁姘頭

第廿七回 販土揩油捕房破案 吞煙吃醋情海生波

第廿八回 朱寡婦三更迎豔女 疝將軍半夜鑿春冰

第廿九回 春夢一場重落卑田院 威風八面裝點縣衙門

第三十回 老祖宗壓倒小流氓 紅戲子鬨動全上海

社會小說 黑暗上海（第六集）

（江紅蕉賡續）

第二十六回 一封書阿翁驚棒喝 三萬兩大婦嫁姘頭

話說金五少奶奶要同金五官離婚請了弗岡黎律師一面托黃子材弄錢租房子黃子材同他開好了英球旅館三十八號房間他這天夜裏回去齊了些衣服首飾到明天一早八點鐘摸樣拾了皮包出來剛走到大門前却看了一人正要上汽車金五少奶奶不禁一嚇原來不是別人就是金五官的老子金曉仁的便是金曉仁因爲今天有件要緊案子在早晨開審所以他早一些到衙門有件事體還要同當事人商量當事人是個婦人家裏沒有人了只因他的丈夫是個浪蕩的人物在外

間弄上了個不三不四的女人。就要同他離婚。離婚的理由是說他的妻子來了幾年。不曾生過孩子。而且想把妻子的錢財首飾一齊吞沒。原來那個婦人因為家裏沒有人財。產都歸他一人嫁的時候帶過去的產業很多。如今他的丈夫同他離婚。想把許多產業全都吞沒。那個婦人嚇得沒法。所以尋到金曉仁那裏。金曉仁在上海灘上中國律師淘裏是數一數二有名人物。他接了這件案子。已經開過庭。對方的律師實在不是他的對手。今天開了庭。大約就可以判決。形勢上是對方輸定了。了心裏很是得意。所以老早就乘汽車到衙門了。剛正要踏上汽車的當兒。却看見他的媳婦提了一只皮包。從裏面走出來。他覺得很是奇怪。心想他從來也不曾起過這樣的早起。又看

見他手裏提了一只皮包，心裏更是納罕，便想問他。一問對金五少奶奶道：「你今天起了早起，到那裏去啊？」金五少奶奶立刻回答道：「我今天到杭州燒香去。」阿伯你到衙門裏出庭嗎？」金曉仁道：「是的。」這時金曉仁便坐進汽車，風馳電掣的走了。但是金曉仁是個何等老練的人，在汽車裏想他從來也不會燒過香。不要說杭州去，便是虹廟也從沒聽見他去過。怎麼今天突如其來的到杭州燒香呢？而且看他神色，很是倉皇到杭州去燒香，一定是托詞。他想到了這層，便想到他的兒子老五時常不回家，讓妻子外面亂跑，總不是個道理。今天回去非得把老五尋回來不可。他正在這樣想，那汽車已到了衙門口。金曉仁下車走進去，只見那婦人已經在那裏等候了。那婦人看見了金

曉仁連忙走過來問他金曉仁對那婦人道今天開了這庭大約是判決了那婦人道看上去可以贏嗎金曉仁道十份裏九份是贏定了他們提出的理由都不充足都被我駁脫了你等候着吧停一回恐怕就要開庭了那婦人聽了很是歡喜面上露出一種安慰神情金曉仁便到律師休息室裏坐定因爲辰光還早律師休息室裏祇有他一個律師金曉仁很閑適的吸着香煙正在這個當兒忽然走進一個人來金曉仁一瞧並不認識便也不去管他但是那進來的人却走近金曉仁那邊來輕輕的對金曉仁道金先生我有件事情同你商量你能够答應我嗎金曉仁覺得非常奇怪打量了那人一回瞧上去也不像是個下等人模樣便問道是什麼事啊那人道就是今天開庭

的離婚案子這件事。金曉仁想這個人究竟是什麼人爲什麼知道今天的離婚案子心裏不禁暗稱奇怪。遂又問道：「這件案子有什麼商量呢？」那個人頓了一頓，又道：「我就是汪崇寶的朋友。今天他托我來想請金先生在開庭的時候幫一幫忙。他預備重重的謝金。先生不知金先生肯答應不肯答應。」金曉仁這時已經明白了。原來是叫自己臨時倒戈的。他想：今天已是末一庭了。看上去當然是他們輸定。但是倘使真的答應他倒戈，似乎良心上說不過去。當然的一口便回絕了。那個人豈知那個人還是嘮嘮叨叨的要金曉仁答應。還說道：「金先生，你要多少謝儀，儘你開口好了。」金曉仁起初倒也很堅決。後來聽那人口口聲聲的謝儀不計，不禁也動了心。想倒戈是容易於我無

損。但是總要合算。須得重重的敲他一下。便對那個人道。那麼你預備多少呢。那人忙道。金先生。你先說一個數目吧。金曉仁便狠命的咬一口道。五萬塊錢吧。那人聽了。躊躇了一下道。金先生。這個數目似乎太大了。能够減少一些嗎。金曉仁道。你要我壞良心。總要這個數目。少了。我也不上算。那個人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汪崇寶預備一個最多的盤子。是三萬兩銀子。合起來也差不多了。金先生。能否商量。就是這個盤子吧。金曉仁想。三萬兩銀子。合起來也有四萬塊多錢。這筆臨時倒戈費。不可謂不大。便就答應了。那個人道。三萬兩銀子。我們分三起交現。在先付金先生一萬兩銀子。還有二萬兩等退了庭。送到府上。再有一萬兩到案子了。結我們贏了。然後送上說着。向身邊掏。

出一個皮夾子。取出一張一萬兩銀子的卽期莊票。交去金曉仁。便藏在袋裏。心裏雖然覺得不安。但是爲了這三萬兩銀子。祇可作一回虧心的事了。不一刻便開庭了。金曉仁因爲受了賄賂。對於對方律師提出的理由。他一句也不駁。本來這一庭就可以辯論終結。這樣一來。形勢上起了變化。就不能早早判決退了。庭那婦人急得哭喪了臉。同金曉仁說。怎麼他們的理由。你先生不駁呢。金曉仁道。他們今天所提出的新理由。很是充足。我一時沒有預備。不能反駁。駁差了。反是不好。那婦人道。咦。他們這幾個理由。就是從前的前天開庭。都被先生駁脫了。怎麼說他們理由充足呢。金曉仁一時倒也說不出什麼話。祇可騙着那婦人道。今天的形勢變了。事情瞧上去。很是棘手。讓

我。回。去。研。究。研。究。有。沒。有。別。的。法。子。說。罷。便。走。出。來。忽。然。想。起。有。個。北。京。朋。友。昨。天。到。了。上。海。住。在。遠。東。旅。館。想。去。請。他。吃。飯。便。分。付。汽。車。天。開。到。遠。東。旅。館。去。看。朋。友。不。提。且。說。金。五。少。奶。奶。在。門。口。碰。着。了。他。的。公。公。他。雖。然。應。付。的。好。賊。人。心。虛。終。究。心。裏。有。些。跳。盪。看。見。金。曉。仁。的。汽。車。去。遠。了。他。便。定。了。一。定。心。坐。黃。包。車。到。英。球。旅。館。裏。開。到。三。十。八。號。裏。放。去。了。皮。包。再。坐。車。子。到。弗。岡。黎。律。師。的。寫。字。間。來。到。了。寫。字。間。臧。魯。仁。已。經。在。那。裏。了。臧。魯。仁。見。了。金。五。少。奶。奶。便。道。你。來。了。很。好。一。壁。便。取。出。一。張。紙。來。說。道。這。是。委。任。狀。我。已。經。代。你。寫。好。你。祇。要。在。下。面。簽。一。個。字。好。了。金。五。少。奶。奶。瞧。上。面。都。是。些。外。國。字。金。五。少。奶。奶。也。不。懂。臧。魯。仁。叫。他。簽。名。他。便。在。角。上。簽。了。一。個。名。字。交。

給。臧。魯。仁。道。你。公。費。先。付。多。少。金。五。少。奶。奶。道。五。百。兩。吧。臧。魯。仁。道。好。的。金。五。少。奶。奶。便。給。了。一。張。五。百。兩。的。銀。票。臧。魯。仁。接。了。道。那。麼。信。就。可。以。發。了。便。在。抽。屜。裏。取。出。一。封。信。來。給。金。五。少。奶。奶。瞧。金。五。少。奶。奶。瞧。了。一。遍。意。想。不。差。交。還。臧。魯。仁。臧。魯。仁。道。今。天。就。可。以。發。了。有。了。回。音。我。就。可。以。通。知。你。但。是。你。現。在。住。在。那。裏。倒。要。告。訴。我。們。不。然。豈。不。是。有。了。回。音。也。沒。處。送。嗎。金。五。少。奶。奶。不。禁。猶。豫。了。一。下。臧。魯。仁。道。你。放。心。好。了。我。們。做。律。師。生。意。的。第。一。要。同。人。家。守。秘。密。你。的。住。址。一。定。不。會。給。人。家。知。道。金。五。少。奶。奶。想。他。們。律。師。總。不。會。告。訴。人。家。的。便。老。實。對。臧。魯。仁。說。了。臧。魯。仁。道。那。麼。你。可。以。回。去。了。一。有。回。音。就。通。知。你。好。了。金。五。少。奶。奶。也。就。出。了。寫。字。間。回。到。英。球。

旅館關上房門。打電話到黃子材家裏。是一個。姑娘。來接的。金
 五。少。奶。奶。祇得說。是一個朋友。看你家少爺起來了嗎。那。娘。姨。
 問。道。你。是。那。個。金。五。少。奶。奶。道。我。是。娘。姨。我。家。少。爺。看。你。家。少。
 爺。請。他。來。接。電。話。娘。姨。便。去。喊。了。黃。子。材。黃。子。材。一。聽。是。金。五。
 少。奶。奶。口。音。便。問。有。沒。有。什。麼。事。情。金。五。少。奶。奶。道。你。現。在。就。
 到。英。球。旅。館。來。好。嗎。黃。子。材。答。應。了。不。一。刻。黃。子。材。果。然。已。到。
 英。球。旅。館。金。五。少。奶。奶。便。同。他。說。律。師。委。任。狀。已。經。簽。好。了。律。
 師。的。信。今。天。就。可。以。發。出。但。是。我。的。許。多。首。飾。放。在。皮。包。裏。總。
 歸。不。放。心。托。你。同。我。押。在。銀。行。裏。吧。或。者。就。算。抵。押。昨。天。的。二。
 千。兩。銀。子。也。好。黃。子。材。道。那。是。不。必。的。況。且。你。的。首。飾。就。拿。出。
 去。被。別。人。知。道。了。要。有。說。話。放。在。你。自。己。身。邊。好。了。不。要。交。給。

我金五少奶奶道：「終究不妥當。我想交給你的好，就是昨天的二千兩銀子，說是你朋友的，總要一些抵押品。不然豈不是你對於朋友面前也不好說？」黃子材道：「既然這樣，也不必把他做抵押品。我同你存到銀行裏的保管庫裏去吧。」昨天的二千兩銀子，我可以來捐一捐。金五少奶奶這時真是很感激黃子材，覺着他對於自己很是忠誠，便開了皮包的鎖，拿出一只小匣子來，授給黃子材。黃子材接了道：「一共幾件？」金五少奶奶道：「十六件。」又談了些別的話。黃子材道：「我要到行裏去了，讓我先把這件要緊的事兒辦好了。你沒事也不要出來，恐怕有熟人瞧見，立起身來就走了。」金五少奶奶却獨自很無聊的，關住了。趁他在無聊的時候，回轉來叙叙金家的情形。金曉仁在衙門裏。

幹了件虧心事進賬了一萬兩銀子出來到遠東旅館去看個北京來的朋友請他吃了飯又談了一回兩點鐘模樣回家了回到家裏便問家裏人道有人送過信來嗎都回答說沒有他覺得奇怪見了他的夫人又問道有人家送過信同錢來嗎他的夫人道錢是沒有有一封信是送給五官的金曉仁想這封信不會送給五官這上了他們的當了不要弄錯了便道讓我看是怎樣的一封信呢他的夫人便在抽斗裏取了授給金曉仁金曉仁一瞧信面上印着弗岡黎律師字樣一想弗岡黎是個外國律師寫信給五官做什麼難道有交涉的事嗎他便拆開來祇見是一封英文信如果照着華文的語氣上面便是寫着道

逕啓者。茲據敝當事人韓貞芸。聲稱自與台端結褵以來。素極和諧相安。無事忽於去年三月份起。台端遊蕩不務正業。不顧家用。且染惡疾。時常虐待妻子。爲特提出離婚等情。前來請明。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駕臨本大律師公館。協議簽字離婚。幸勿遲延。否則卽行依法進行訴訟。並希台洽爲荷。此上。

金百盾先生

弗岡黎律師啓

金曉仁看完了信。便想起早晨在門口碰着他的媳婦。一種慌張之態。原來是這個道理。不由得大怒起來。對他夫人道。你知這封信是什麼。却是五少奶奶同五官離婚。這信是律師寫來的。信金曉仁的夫人金老太太聽了。弄得莫名其妙。說道。什

麼我昨天還看見五少奶在家裏咧。金曉仁道：「不錯，我今天早晨看見他，拾了一只皮包，走出門去。我問他到那裏，他對我說：『是到杭州燒香。』我就覺得奇怪。原來他出去寫信來離婚，好的這樣一個潑辣的婦人，我就報告捕房，說他捲逃金老太太。這這都是五官的不好，自己成日成夜的在外面胡鬧。家裏的妻子女也管不好，弄得請律師離婚。我說：『先把他找回來。』金曉仁這時沒了主意，見妻子這樣說，想也不錯，便一疊連聲的叫：『娘，姨，快去喊汽車。』夫阿四、阿四來了。金曉仁道：『你快去把五少爺找回來。』阿四道：『老爺五少爺到的地方多來，這是不好尋處的。』金曉仁這時火冒在頭頂上，把檯子一拍，道：『怎麼？我叫你去尋你不去嗎？快去，快去，快去，嚇得阿四響也不敢響一聲，出去四面。」